

春秋繁露
一之八

青淵文庫
第 第
架 號 冊

和
二

十一

春秋繁露目錄

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第二

竹林第三

卷第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第四

武英



殿聚珍版
讀本記

王道第六

卷第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第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第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第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第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第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第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第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

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百字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于他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一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春秋繁露卷第一

楚莊王第一

漢 董仲舒 撰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原註恐案他本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

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霸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原註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荅施無不報

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荅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案他本安作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

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彊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案他本何懼作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

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討

案他本犯討作對

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

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

案他本矣作也

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

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

案此下他本有於尊亦然

四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

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

則世逾

原註一作愈

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

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

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

案他本覽

作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

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

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

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

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

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

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逃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

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

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

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

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

修故業而無有

案他本脫有字

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

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

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
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
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
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
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受顯矣
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
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案他本無之字所同樂也是故
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
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

天下未徧

案他本徧作徧

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

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

質文皆已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

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

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

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

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

案同樂之三字他本作之樂同

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

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

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

案他本樂作代

殊名則各順其民始

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之法

案之法二字他本作者月不過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

原註一作方

娶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

秋之論事

案此下原本重一事字

莫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

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

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
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
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
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
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案他
本脫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
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
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
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
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
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
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
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隅案他本其
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案他本浹而王法立以爲
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

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
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此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
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
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
不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
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
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案倒序以不三年又喪
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
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

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

案以字他本誤作在

惡服人也是故簡

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
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
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
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
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
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旣美
其道有慎其行齋案齋他本作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

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耽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

君四年之後別牘

案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

復見非

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

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

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

故

案他本故作誅

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

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

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

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

應問數千同畱經中憚

案他本憚作繚

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

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

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

應知其問之不妥以其問之不妥知盾之獄不可不察

也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案他本罪作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案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案此下他本有之字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子之不

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案他本知作之非眾案他本眾作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案他本脫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案他本重作者卿在而弗能討者案他本無者字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

盾案他本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脫盾字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君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第一

春秋繁露卷第二

漢 董 仲 舒 撰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體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案他本脫變字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案他本如作而古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而如二字通用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

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案他本無之字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案殘他本作賤賊之其所好案好他本作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

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一作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案他本無以字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案他本脫戰字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矣案他本矣作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案戰他本作義也善其偏不善其

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

案他本無也字

猶其於諸夏

也引

案引字原本作隱今從他本改正下同

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

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

案他本無者字

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

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

秋大之

案大之他本作之大

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

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

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

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

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

案他本無

政在大夫也

古閱反

梁之盟信

案他本無信字

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

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

案君字他本作擅

名美故忠

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
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
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
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
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
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案止他本作正其科非相妨
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案義他本作意也子反
之行一曲之變術原註術疑作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
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
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

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
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
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
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
然見人相食驚人相鬻救之忘其讓案他本脫讓字君子之道
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
之大義案義則他本作則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
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

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

案故原得本作殺

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

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

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

嘗冒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邱

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

也方乘

案乘他本作求

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

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

鞏

音安

獲齊頃公斲

音提

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

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

出擊衛大敗之因得

案得他本作其

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

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

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

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

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

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

案所他本作難

爲

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

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

案他本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脫甚字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案生字原本作往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

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

順人

案人他本作天

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尊大羞故獲

者絕之以至尊爲亦

案他本無亦字

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

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

案他本無復字

在位矣而春秋猶有

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耶其於義也

案他本無也字

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

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

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

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

案復他本作獲

重罪請俱死

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

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
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
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原註猶言
豈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
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
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
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
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
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

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
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
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
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
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
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
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
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
喪以伐人父伐人案原本無伐人二字今從他本增入喪子以喪伐人父

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

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案他本卒作率而俱至

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

國俠案他本俠作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

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

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案他本無既字無子

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

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案他本衍一不字見其窮案他

本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案他本行作得身不放義興事不審

時其案他本其字在時字上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第二

春秋繁露卷第三

漢 董 仲 舒 撰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

案他本無者字

大人之所重小

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

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

原註一作冒

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

見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

非其位不受

案此下他本複不受二字

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

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

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
 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宜弗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
 而知恐懼故案故他本作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
 以自湔浣也遂爲案他本脫爲字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案被
他本誤作背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
 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
 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
 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
 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

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
 已愧之以案以他本作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
 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
 大惡而書今案他本無今字誤衍一非字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
 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案諱他本作爲大惡
 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
 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
 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案他本脫一稱字主人變
 禮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

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案他

本無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

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為

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案他

本理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

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

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為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

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

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

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

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

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

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案他本脫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

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

類鉤案他本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

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

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

乎案他本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

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案他本遺誤作道也若直原註一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案他本無矣字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

案謂他本作位

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

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案者字他本作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

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以之

案

之二字他

本作之以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在

案他本脫在字可以

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

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案他本者皆存之無之字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案他本而所欲無也字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義案義他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本作宜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案他本無之字也君之立不案立不二字原本誤作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不立今據他本改正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法

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

案公他本作君

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

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

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

之書事時詭

案詭他本誤作記

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

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

案代他本作伐

諱避致

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

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

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

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

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
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
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
孫辰以鄫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
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
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
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
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案他本作汝以鄫往服罪於齊請
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
九世原註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

而俱死之案他本無之字故謂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
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
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
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
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
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
之辭也是故小大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

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
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
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
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案他
本無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案他本脅之爲其
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
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
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
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案他本義矣案他本
夫原註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
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
大夫也又曰案他本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
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
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
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
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案他本危除
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案他本率用兵也徐行不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
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鄆道生案道生二

字他本誤作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

子遂受案他本脫受字命使京師道案道他本誤作遂生事之晉春秋

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故案他本無故字有危而

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

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案仗他本作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案位他本誤作衛

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

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

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刑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

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

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

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案離

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不復安鄭案鄭他本誤作正而必欲迫案迫

原本誤作必今據他本改正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

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

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斲而轅濤

塗不宜執案執他本誤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

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
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案他本無而字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
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
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
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所聞
詩無達詁案詁他本誤作話易無達占案占字原本作吉當是占字誤筆他本作言亦
誤今據文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人
義改正本無錄其同姓之禍固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
人字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

蔽于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
位案位他本作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

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
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
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
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
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
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
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案他本無故字難知案他本知

作也弗能察寂

原註一作蒙

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

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

原註空或作宜

而博貫之則

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

案他本無也字

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

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

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悃悃於前世之

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

奈何

案他本無何字

安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

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

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

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

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

尚

案尚他本誤作南

將與鄰國豈直弑哉此吾所悃悃而悲者

也

春秋繁露卷第三

春秋繁露卷第四

王道第六

漢 董仲舒 撰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

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

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

案他本無氣字

並見五帝三王之治

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

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

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彊弱之難無讒

案讒他本作強

賊妒疾之

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

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案

不觸他本誤作不觸蟲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

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囿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樸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案所有二字他本誤作有所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

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案盡他本誤作畫金玉骨象之

工盛羽族之飾窮原註一作殺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

聽鄭衛之音充傾宮原註一作害之志靈案他本無靈字虎兇文采

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孤貧

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

斲朝涉之足察其拇原註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

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

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

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

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銓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蝨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原註一作升大辰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案他本無本字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

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

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王師敗于貿

戎案貿戎地名本公羊傳他本俱從左傳作茅戎下同天王不養案他本無不養二字出居

于鄭殺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

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

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

擬天子諸侯彊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

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邱以歸諸侯本怨

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

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案他本無行字誤衍一復

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

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

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

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

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得專執天

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

天子之貴君親無將將案他本脫而誅大夫不得世大

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案迎字原本他

本俱同據文義以來遠故案他本無未有不先近而致

遠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案侯他本作夏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

得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王道之意也案他本無也字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

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案之字他本誤移在大夫

二字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

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

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弑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案絕他存亡本作世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案牧他諸本作救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

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閹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殺痛彊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固圉之平也言圍成甲午祠兵案祠兵本公羊傳他本從左傳作治

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廢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案他本無疾字始也大夫盟於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

阨人莊王曰古者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上告從不赦不祥彊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案夷他本作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案穿

他本誤作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

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從驪姬起

也原註所下脫一作徒非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

公朝之因請其喪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

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

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

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案一字他本作二師以備不虞今蔡

侯恣以身出入民間案他本無民間二字至死閭里之庸甚非人

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案而心他本誤作心而與大夫

萬博萬案他本脫博萬二字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

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至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

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

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

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

俱而矜案矜他本誤作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

不適君遠此逼案逼他本作過也梁內役原註一作取民無已其民

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

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

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

原註一作從

仇讎其民魚爛而止

案而止二字國他本作則亡

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彊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怨

案怨他本作怒

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

慙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

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

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

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

此皆內自彊從心之敗已見自彊之敗尚有正諫而不

用卒皆取亡曹羈諫

案諫他本作陳其君

案他本下有也字

曰戎衆以

無義君無自適

原註一作敵

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

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

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

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殺中匹馬隻

輪無反者晉假道道

案原本無下道字

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

曰脣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

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

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

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

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

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

獻

案他本無獻字

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以信

觀乎吳王夫差知彊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

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

無罪知行暴之報

案報他本誤作暴

觀乎陳佗宋閔知妒

案妒他本

作嫉

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

知苦民之壤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佚之失觀乎

衛侯朔知不卽名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

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

窺

原註一作規

一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

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其職

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

案他本無能字

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

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案他本無其字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第四

春秋繁露卷第五

漢 董 仲 舒 撰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案他本無也字故能使萬

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

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

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案同他本作成羣遭難莫之救所

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

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

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窮

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

案載他本作戴

小國

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于闔廬
遂得意於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耶楚王髡托其國於
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
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
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于
滅亡而

案他本脫遁奔以下八字

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

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
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
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
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
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
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
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
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
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
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

十七年齊桓為幽之

案他本無之字

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

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

年三築臺亂臣比

案比他本作此

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

外衛滅之端以失

案他本無失字

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

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

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

案代他本誤作戎

其

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

于同姓衛

案衛他本誤作魏

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

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柯之盟

劫汶陽魯絕

案絕他本作滅

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

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

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

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

邱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

案他本無卒字

一年魯僖乞師

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而

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

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於新城魯昭

公以事楚案楚他本之故晉人不入楚國疆而得意一年

再會諸侯伐彊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案他本

滅誤作以滅鄆其明年如案如他本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

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於平邱謀誅

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案盟他本大夫見執吳大敗楚

之黨六國於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

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

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卒之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

甲氏畱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

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

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於楚楚子

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彊大中國

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

者皆起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眾擊少以專擊散義

之盡也先卒四五年案他本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之兵分守大國襲小案他本諸夏再會陳儀齊不冒往

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

劫案劫他本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衍據陳儀

而為譏林父據戚而以案以他本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

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案他本文宣之際中

國之君五年之中

案之中他本誤作中之

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

一大夫立於蜚

案蜚他本誤作蜚

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

此猶濕之有拔也

原註一作隰之有泮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

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

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

案他本無之字

患何謂哉天下者

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

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

盟

案盟他本誤作明

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

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弑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

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彊

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

撫托意以矯失

案失他本誤作矣

禮善無小而舉惡無小而

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

原註

一作

其國而容天下名倫

案倫他本誤作何

等物不失其理公

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

備故曰大矣哉其號

案號他本作別

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

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謙案謙他本作兼義之所在則見復在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物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案形他本作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

雖約說

原註一作德

一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

於物散入於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於

四海而頌聲

案他本無聲字

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

案他本無情字

性乃可與論爲政不

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覩故天下

案下

他本有非

案非他本作罪

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

通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

也雖然大略之

案他本無之字

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

案他本無

所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
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彊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
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
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
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案天他本作大之端
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
者則得案則得他本誤作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
之本正矣彊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
疑異同類案類他本作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

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
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
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
天所欲爲行矣統此案他本行矣下有切刺譏之四字無統此二字而舉之仁
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
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原註一作故不及本
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
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

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
案他本無前字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前
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
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
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案乃他本天地之元天地之元
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
類者非聖人所欲案他本無欲字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
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
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

為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
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為得之哉故曰於乎為人師者可
無慎耶夫案夫字下他本衍一之字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
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
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案此下他本複衍有變命三字存其閒者其政
案政他本也政不齊則人案他本無人字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
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
變其閒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
矣撮以為一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
案他本無同字而有異湯武用之治仁案仁他本作往故春秋明得失

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
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案博他本誤作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第五

春秋繁露卷第六

漢 董 仲 舒 撰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

案食他本作適者以養身

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禮

案禮他本誤作體

之所爲興也劍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

鳥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

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原註一作通古別蓋今然後能服此也

元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

原註一作後附案後字是其

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

案他本無之字所以超然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于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彤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摺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

案哉他本作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

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無

案無他本作元之深

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

案原本無以王之政四字

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蜚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

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

原註一作其本末亦一

案他本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案他本無微字重始是也
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于前然後圖安危禍亂于後者
非春秋之所甚貴案他本脫貴字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
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于心志外見于事情
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
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
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
子而加憂于天下之憂也務除案務除他本誤作除務天下所患

案他本脫患字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
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案攷他本作攷命象之爲極理
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案矣他本作以百官同望異路一
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原註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案他本萬字下
有物字民之所欲原註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
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案見他本作也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原註一無因
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

切明

案他本無明字

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

案賢他本作資

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

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

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

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

案之他本作子

重任也故或脅

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

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

輝百

案此下自世聖王之德起至故其所善止共三百五十八字原本錯簡在第十八篇今據他本校正

世聖王之德莫美於恕

案恕他本誤作世

故予先言春秋詳已

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

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

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

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

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恕人不可邇

案邇他本作通

敵國不可狎

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不愛

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

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

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

案他本脫子字

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

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

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

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原註一世無時字

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案他本脫道之體故緣人情七字誤衍下文孔

子曰吾因行事七字案辭他本作亂也孔子

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

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案以上係校正錯簡則桓文行之而遂其

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

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

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

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

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

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

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

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

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

案之官他本誤作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擴者

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

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

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奠案奠他本誤作災剛柔肥臞美

惡累原註一無累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

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

王道威而不失爲案爲字下原本誤接世聖王之德云云三百五十八字乃係第十七篇錯

簡今已校正歸在前篇功及子孫光輝百下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原註

一作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

其形原註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

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爲休形

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

求衆人得其心徧案徧他本誤作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

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

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原註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

作苛原註一作苛爲名原註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

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爲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

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案他本脫下崇本二字則君化若神

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裏案裏他本誤作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

案其他本誤作其

事祖禰舉顯

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

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廡庠序修

孝悌敬讓明以

案明以二字他本作以明

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

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尊邦如父母不待

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

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彊莫之緩而自安是謂自然

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

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

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

春和錄卷一
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
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
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
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
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天序日月星辰
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
聖人所以彊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

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
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
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
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
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
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
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
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
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
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

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
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
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求奪
以不問問吾以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案出出
二字他
本作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
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
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
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
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
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
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
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原註一
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
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案聲他
本作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
昭然殊體榮辱蹕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
好案好字下他
本衍一必字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
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
以畏之既有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
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

不得案得他本作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案過他本作多則作

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

故聖人之制民使案民使二字他本作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

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

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

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

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

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

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

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

其濁於曲之中必見案見他本作知其直於直之中必見案見他本

作知其曲於聲無細案無細二字他本誤作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

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

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

是為象則原註一作副為人君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

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

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

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

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

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案影他本作形以行賞

春秋繁露卷第六
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
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孽案孽他本名考
質以參其實賞不空施案施他本作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
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
中此自然致力之術案術他本誤作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
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第六

春秋繁露卷第七

漢 董 仲 舒 撰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
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
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
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
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
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
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

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

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原註一作費一有益

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孽案孽他本作挈各責實不得虛言

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

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

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

不能混原註一作許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原註一作算

萬物各得其真原註一作貴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

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

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

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為名

定實先內弟案弟古第字之其先比二三分以為上中

下以案以字他本誤移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

增減多少有率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

一最五為中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

而下者有員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

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

之次次每計各逐案逐他本作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

次四計各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絀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第六六得等爲置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案此下他本複行一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使字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

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仁案他本無仁字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

案下謂字他本誤文移在文王也下

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已受之於

天也王者

案他本無者字

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

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

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

迭首一色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

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

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絀唐謂

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宮曰

尹

原註一作名相曰宮尹

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爲

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

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鄘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

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汧樂以

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

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

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

合伯子男爲一等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

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

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

案黑他本誤作首

正路輿質黑

馬黑大節緩轡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

冠於阼昏禮逆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黑牲薦尚

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

案聽字下他本

衍一朔廢刑發德
案發德他本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

法享

誤作法德

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

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

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

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緩幘

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

案牲他本作牲

角繭冠於堂

昏禮逆於堂喪事殯於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肺樂

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

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正正赤統

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

駢犧牲角栗冠於房昏禮逆於戶喪禮殯於西階之上

祭牲駢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

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

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

神

案神他本作臣

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

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

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

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

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

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

冠參近夷以緩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象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柰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其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

案瑞他本作端

通三統也是故人之

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

原註恐是侯

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

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

存五帝代

案帝代他本作代帝

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

軒轅直首天黃

案黃他本作皇

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諡卑

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
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
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
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
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
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
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案絕他本誤作純
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
於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
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

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

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

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案多仁樸他本作仁多樸故

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

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

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

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儼儼案他本脫下儼字溢員

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儼多諱封禪於尚位主

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案義節他本作節義故立

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

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案他本脫合葬二字衍一喪字祭禮案

本無先享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

明堂方其屋卑汚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

大案大字他本誤作天下首服卑退鸞與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

樂設鼓用織施儻儻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

壇於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

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

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案他本脫別葬祭禮四字又誤於嘉疏下衍夫

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

郊宮明堂內員外原註音妥圓長曰橢一作隨附案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篋賈疏云

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橢圓之術凡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橢其屋如倚靡員橢祭器橢

玉原註一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與無此字

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儻儻溢橢先用

玉聲而後烹原註一作享正刑多隱親儻多赦封壇於左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

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

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柩鬯婦從夫為昭穆制

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案

他本衡祭器衡同作秩案秩他本作佚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

衣長後祗服首

原註一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無首字

垂二鸞樂縣鼓用萬舞僛僛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

公

原註未詳公字下複衍

案他本

封壇於左位

四法修

案修他本作條

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所疾行先

案先字他本誤

作光

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

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邠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臯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

原註一作以男書子

周王以女書姬故

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是案他本無是字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

始歲也一陽而三者

案者他本作春

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

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

案有他本作者

四選選三

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

案情他本作精

也有上有下

有中一選之情

案情他本作精

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

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

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

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

原註

一作堪

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

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

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案三公二字他本誤作凡四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制案原本作四時爲制他本作時四爲制據文義時字是衍文今刪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矣案而止矣他本作止而已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

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

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案他本複衍一條字之率案率他本作畢每條一端

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

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

畢是故終案故字他本誤移在終字下十歲而案他本而誤作百用百二十

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案他本被作彼之皆合於天

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

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爲三

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案他

本脫慎字以爲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

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

案人字他本誤亦移在百二十上

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

案他本脫三字

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

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

此類者而

案他本無而字

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

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

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

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

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

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

案變他本作節

人之氣也先

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

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

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

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天

字下他本

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

案漸他本誤作斬

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至

案至他本作大

賢大聖也以爲全

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邪則荅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案財他本作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朝案朝他本誤作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

春秋繁露卷第七
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第七

春秋繁露卷第八

漢 董 仲 舒 撰

度制第二十七

原註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案原本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遺作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

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

穢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案珍他本作修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

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

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

案足

他本誤作是

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

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百

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

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

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

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

也

凡衣裳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

非以爲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

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爲治爲之也若去其度制

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

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附案以祿二字疑誤亦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案他本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作上

二品文少而實多

案土二品文少而實多他本作上二等文多而實少

春秋曰荆

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

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柰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

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

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

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

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

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

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

案天他本作王

子下士同二

十四等祿

案祿字下他本有一等字

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

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

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

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

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

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

案他本誤

移十字在上字下

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案二十他本作六十

天庭之象

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

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

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

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

案他本無下然字

則立置有司分指數柰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

案他本無也字

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口

附案口字疑衍

者何

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

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

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

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

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

千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

案此條計算恐多舛附案以百畝三口

起算方里爲八家三八二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

十四口以至於千里皆合

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葵園臺沼椽采得良田方

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

分之則各五

案他本脫五字

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爲大口軍三

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

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

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

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

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

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置

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

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

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

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

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

案后他本

誤作

傳上下史

案史字他本誤作吏

五人三伯

案伯字他本誤作百

上下史

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

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

案他本無亦字

各五人三公上下史

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

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御衛者上

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

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

左右婦三良人二御

案御他本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下誤作卿

士

原註一傳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

上下士如上下

案此下他本衍一士字

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士

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

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

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

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

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

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

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

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

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

案母他本作氏

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

三良人一御

案一御他本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傳誤作二卿

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上下御

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

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

各五人通

原註一作五

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此

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

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定

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

世子宰丕丞

案丞他本作承

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

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

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傅

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

半四分除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

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

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三千六百口

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

案他本宗婦下有一士字

仕衛世子

臣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

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

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

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

亂矣

原註一作必亂

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

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

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

案愛我他本誤作我愛

義之法在正我不

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

案愛

他本

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

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

愛奚足謂仁

案不愛奚足謂仁他本作方足謂仁

仁者愛人之名也鄴傳

案傳他本誤作得

無大之之辭自為追

原註一作近

則善其所恤遠

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

原註一作衛

一之則

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

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

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

案至他本作智

矣非堯

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

之所恤遠而

案而他本作如

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

地之閒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

此是以知明先而

案而他本作以

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

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

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

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

原註一作人

之用矣如此者

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

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

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

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

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

廬能正楚

楚他本作陳

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

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

正也趨利而也

原註一無此四字

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

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

原註一作非

諸人人

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

案謂他本誤作得

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

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

案他本無之字

爲言我也故曰有

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

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

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

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

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

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

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祉

原註一作禮

以勸福

原註一作贍

外治

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

案他本無口字

治民

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

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

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

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

原註一作非一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

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正案正僂他本作政詭僂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

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原註一作材一能則狂

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環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案執他本作執其質愚

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
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
仁者所以愛人類也知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憐

案憐他本作惻

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

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

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

原註一作倫

其志平其氣和

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
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知先規
而後為之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

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

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事其事

案他本無下其事二字

不當其行

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

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

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

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

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

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

原註一作禮

其

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

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案他本脫下國家之失四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案陷他本作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

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且莊王曰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案畏他本誤作謂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青淵文庫

第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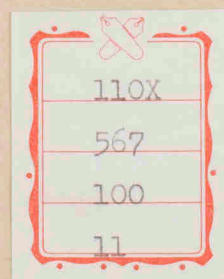
第

架 號 冊

青淵文庫

卷一

一



110X

567

100

11